

編劇 丁名慶 於台東的隨筆紀錄：

【白冷會院&公東高工的教堂】

造訪那日（6/26），魏主安神父說：「我們（傳道者）的工作是撒種子（我不是很確定他指的是指人或樹，也許都是）。但會不會長起來，是上帝的責任。」

在范毅舜《公東的教堂》提及，公東高工的校訓：「實實在在的做人，實實在在的做事，工巧以穩，業精於勤。」作者認為「實實在在」有種灑脫與自在。灑脫與自在，這好像也是大多時候出現在居住於台東而（相對）較少見於來自台北等都會區的人的生命特質。書裡還這樣補充：「終日被不安全感驅使，成為為明天算計的『人生』，何時才能落實於當下。」我隱隱感覺，許多來自天龍國的人來此居停，有意無意，正是為了來尋找這個「何時才能落實於當下」的答案，但當他們待得愈久，連問題似乎都變得不怎麼重要了。

PS：（引自范毅舜《公東的教堂》）「有人戲說白冷會（1925年成立於瑞士）是天主教中的藍領階級，這團體不似某些修會以追求學術，以神、哲學界定神的地位。白冷會成立的宗旨本就是為貧窮人服務，辦職工教育、建醫院、實際改善當地人的生活，是他們的首選。」

（照片翻拍自白冷會院的照片集資料）
圖片訊息：1960年代。傅義修士至長光
（在長濱）監工時，跟工人一起啃甘蔗。
（他也是小馬天主堂的設計者，他在台灣
四十年，據說設計了四十座教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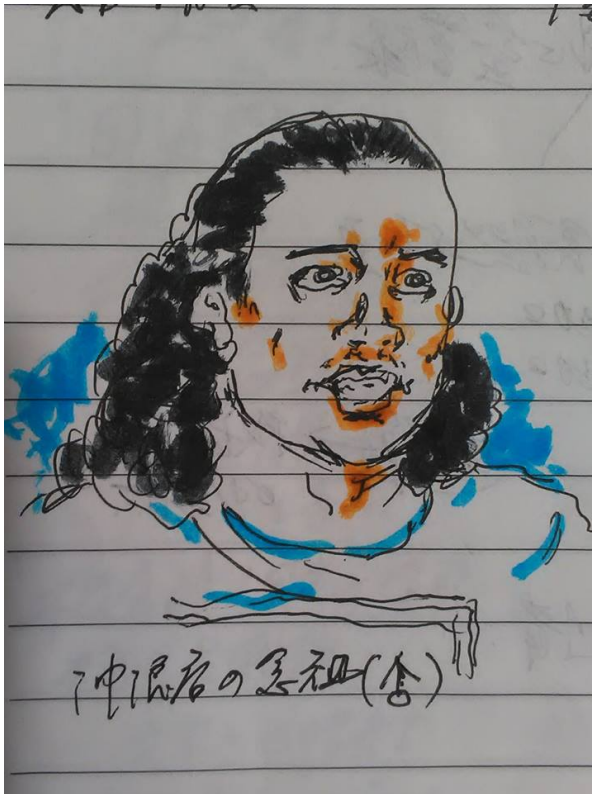


【Surfer 們】

（第三天 6/28 在東河）身材健美、皮膚曬得黝黑的咖啡店老闆 Monkey（女）果然說了那句老生常談般的句子：「在海上，沒有一道浪是相同的。」物理上主要是由於當時的風速風向、氣溫、水溫、潮流等等，但由這個幾乎每天在海上待上兩小時的人口中說出來，仍是非常有感染力，並且也會讓人對那些你花時間相處、總可與「海」或「海浪」的比喻連結的事物（也許是工作、技藝，或者人、人際關係）很快產生一種帶有正面能量的聯想。

每天都在做，並且打從心底在乎，做的時候每一瞬都很謹慎，精準，但也很享受的事。

「Surfer」（衝浪者）這個字，偶爾有人戲稱「浪人」（這也帶來很大聯想空間——譬如台東海濱沿岸愈來愈多各種原因移動、移居至此的「浪人」）。另外源自網際網路「backseat surfer」，指的就是在他人上網時在一旁指點要求看什麼內容的人；以及各種專業領域的網路「surfer」則帶有資訊收集狂的意思——都與更依賴身體（並藉此認知、掌握身體的）海上的 surfer 的本質，大異其趣。



圖片訊息：東河衝浪店受訪的衝浪教練兼酒吧店員。本身是阿美族人。翻拍至編劇丁名慶採訪的速寫筆記。

【時間感】（about 皆大歡喜）

羅瑟琳、奧蘭多的四個時間答問。（3 幕 2）

（也好奇大家自己的答案；以及，在台東和回台北後看見的線索。）

- 一、「時間」衝著誰，一路上小跑步呢？
- 二、衝著誰，「時間」跑得四平八穩？
- 三、衝著誰，「時間」只管往前衝呢？
- 四、衝著誰，「時間」暫定了腳步，推都推不動？

台東四天，最大的感觸是與天龍國的時間感落差（返程火車到站下車時感受最強烈，迷宮般的地下街道人們像炮彈般迎面湧來，撞上你，越過你，彷彿在原地發楞的你並不存在。他們的表情像是正要前往並不是很情願或者無可選擇的去處，忍受著，或是放空的；他們「曾開心過」只是當下並沒打算提領，總有點傷感但還不到值得放鬆失態的程度）。

「時間感」，在這幾日在台東遇到的人們那邊，若擬人想像的話，好像會是個有點臃腫（但身手靈便）且慵懶的傢伙，總玩笑般地陪伴人就地取材，想做就做（或不想就不做）；或許還是會有失意難受的時刻，有對誰都無法盡情傾訴只能自己獨自咀嚼的秘密（譬如 Johnson 十二年來寫信給那個人的時候；或沁如那晚獨自開車回去的路上，是怎樣的感覺呢）。

我最先聯想到的，是皆大歡喜（3 幕 2）奧蘭多獨自走在森林中——也像我們那樣偶爾手腳並用嗎——張掛詩箋、在樹皮上鐫刻名字（這豈不是讓林務局找羅瑟琳麻煩嗎 XD），在今天看來頗有電影感也有種安靜的瘋狂的這一段，那段時光，或許有一些熹微光線神啟般從樹頂的葉隙間篩落，而其實生命從未屬於森林（他是否是用天龍國自以為是的浪漫在「使用」自然，或者是一種入鄉隨俗的就地取材？）的奧蘭多，對著記憶裡那樣一個短暫交會的幻影，他所感所想的，愛之戀之、困之惑之的，比（他使用的）文字更多或更少？比他用以作為承載媒介場域的大自然，更多或更少呢？（那麼，他是謙卑或驕傲的呢）——我突然有種錯覺，他有點像是今日某種「不免有時會無法知道是否能打動目標觀眾（群）」的直播主呢？

PS

近十組的受訪對象，印象中有三人有意無意提及，在台東你會看到，滑手機的人少很多，大多數的人（有手機）但不常拿出來，「有更多有意思的事可以做。（或沒做什麼也不會特別想去滑手機）」或許這正是使時間變得大塊而非零碎化的原因之一嗎？